

不知己之是已非而舉世是之亦不知己所非然則是非隨衆賈而為正非己所獨了則犯衆者為非順衆者為是故人君處權乘勢處所是之地則人所得非也居則物尊之動則物從之言則物誠之行則物則之所以居物上御羣下也國亂有三事年飢民散無食以聚之則亂治國無法則亂有法而不能用以亂有法食以聚民有法而能行國不治未之有也

尹文子卷上

尹文子卷下

大道下

仁義禮樂名法刑賞凡此八者五帝三王治世之術也故仁以導之義以宜之禮以行之樂以和之名以正之法以齊之刑以威之賞以勸之故仁者所以博施於物亦所以生偏私義者所以立節行亦所以成華偽禮者所以行恭謹亦所以生惰慢樂者所以和情志亦所以生淫放名者所以正尊卑亦所以生矜篡法者所以齊衆異亦所以非分刑者所以威不服亦所以生陵暴賞者所以勸忠能亦所以生鄙爭凡此八術無隱於人而常存於世非自顯於堯湯之時非自逃於桀紂之朝用得其道則天下治失其道則天下亂過此而往雖彌綸天地籠絡萬品治道之外非羣生所察挹聖人錯而不言也凡國之存亡有六徵有衰國有亡國有昌國有彊國有治國有亂國所謂亂亡之國者凶虐殘暴不與焉所謂彊治之國者威力仁義不與焉君年長多賸以證少子孫疏宗彊衰國也君寵臣

臣愛君公法廢私欲行亂國也國貧小家富大君權輕臣勢重亡國也凡此三徵不待凶虐殘暴而後弱也雖曰見存吾必謂之亡者也內無專寵外無近習支庶繁字長幼不亂昌國也農桑以時倉廩充實兵甲勁利封疆修理疆國也上不勝其下下不能犯其上上不相勝犯故禁令行人人無私雖經險易而國不可侵治國也凡此三徵不待威力仁義而後彊雖曰見弱吾必謂之存者治主之興必有所先誅先誅者非謂盜非謂姦此二惡者一時之大害非亂政之本也亂政之本下侵上之權臣用君之術心不畏時之禁行不執時之法此大亂之道也孔丘攝魯相七日而誅少夫照切正卯門人進問曰夫少正卯魯之聞人也夫子為政而先誅得無失乎孔子曰居吾語牛據切汝其故人有惡者五而竊盜姦私不與焉一曰心達而險二曰行僻而堅三曰言偽而辯四曰彊記而博五曰順非而澤此五者有一於人則不免君子之誅而少正卯兼有之故居處足以聚徒成羣言談

足以飾邪熒衆強記足以反是獨立此小人
 雄傑也不可不誅也是以湯誅尹誅文王誅
 潘正太公誅華士管仲誅付里乙子產誅鄧
 析史付此六子者異世而同心不可不誅也
 詩曰憂心悄悄愠於羣小小人成羣斯足畏
 也語曰佞辯可以熒惑鬼神曰鬼神聰明正
 直孰曰熒惑者曰鬼神誠不受熒惑此尤佞
 辯之巧靡不人也夫佞辯者雖不能熒惑鬼
 神熒惑人明矣探人之心度人之欲順人之
 嗜好而不敢逆納人於邪惡而求其利人喜
 聞已之美也善能揚惡聞已之過也善能飾
 之得之於眉睫之間承之於言行之先語曰
 惡紫之奪朱惡利口之覆邦家斯言足畏而
 終身莫悟危亡繼踵焉老子曰以政治國以
 奇用兵以無事取天下政者名法是也以名
 法治國萬物所不能亂奇者權術是也以權
 術用兵萬物所不能敵凡能用名法權術而
 矯抑殘暴之情則已無事焉已無事則得天
 下矣故失治則任法失法則任兵以求無事
 不以取疆取疆則柔者反能服之老子曰民

十一

不畏死如何以死懼之凡民之不畏死由刑
 罰過刑罰過則民不賴其生無所賴視君
 之威末如也刑罰中則民畏死畏死由生之
 可樂也知生之可樂故可以死懼之此人君
 之所宜執臣下之所宜慎田子讀書曰堯時
 太平宋子曰聖人之治以致此乎彭蒙在則
 越次答曰聖法之治以至此非聖人之治也
 宋子曰聖人與聖法何以異彭蒙曰子之亂
 名甚矣聖人者自己出也聖法者自理出也
 理出於己已非禮也已能出理非已也故
 聖人之治獨治者也聖法之治則無不治矣
 此萬世之利唯聖人能該之宋子猶惑質於
 田子田子曰蒙之言然莊里丈人字長子曰
 盜少子曰毆盜出行其父在後追呼之曰盜
 盜吏聞因縛之其父呼毆喻吏遽而聲不轉
 但言毆毆吏因毆之幾殪一計康衡長者字
 僮曰善博博音博字大曰善啞賓客不過其門者
 三年長者怪而問之乃實對於是改之賓客
 往復鄰人謂王未理者為璞周人謂鼠未腊
 者為璞周人懷璞謂鄭賈曰欲買璞乎鄭賈

十二

曰欲之出其璞視之乃鼠也因謝不取父之
 於子也今有必行者有必不行者去貴妻賣
 愛妻此令必行者也因曰汝無敢恨汝無敢
 思令必不行者也故為人上者必慎所令凡
 人富則不羨爵祿貧則不畏刑罰不羨爵祿
 者自足於已也不畏刑罰者不賴存身也二
 者為國之所甚而不知防之之術故令不行
 而禁不止若使令不行而禁不止則無以為
 治無以為治是人君虛臨其國徒君其民危
 亂可立而待矣今使由爵祿而後富則人力
 爭盡力於其君矣由刑罰而後貧則人咸畏
 罪而從善矣故古之為國者無使民自貧富
 貧富皆由於君則君專所制民知所歸矣貧
 則怨人賤則怨時而莫有自怨者此人情之
 大趣也然則不可以此是人情之大趣而一
 槩非之亦有可矜者焉不可不察也今能同
 筭鈞而彼富我貧能不怨則美矣雖然無所
 非也才鈞智同而彼貴我賤能不怨則美矣
 雖然無所非也其敵在於不知乘權藉勢之
 異而雖曰智能之同是不達之過雖君子之

郵亦君子之怒也人貧則怨人富則驕人怨人者苦人之不祿施於己也起於情所難安而不能安猶可怒也驕人者無苦而無故驕人此情所易貴而弗能貴弗可怒矣衆人見貧賤則慢而踈之見富貴則敬而親之貧賤者有請賒於已踈之可也未必損已而必踈之以其無益物之具故也富貴者有施與已親之可也未必益已而必親之則彼不敢親我矣三者獨立無致親踈之所人情終不能不以貧賤富貴為慮故謂之大惑焉窮獨貧賤治世之所共矜亂世之所共侮治世非為矜窮獨貧賤而治是治之一事也亂世亦非侮窮獨貧賤而亂亦是亂之一事也每事治則無亂亂則無治視夏商之盛夏商之衰則其驗也貧賤之望富貴甚微而富貴不能爾其甚微之望夫富貴者之所惡貧者也所美貴者之所輕賤者之所榮然而弗爾弗與同苦樂故也雖弗爾之於我弗傷今萬民之望人君亦如貧賤之望富貴其所望者蓋欲料長幼平賦歛時其飢寒省其疾痛賞罰不

濫使役以時如此而已則於人君弗損也然而弗爾弗與同勞逸故也故為人君不可弗與民同勞逸焉故富貴者可不爾貧賤者人君不可不爾萬民不爾萬民則萬民之所不願戴所不願戴則君位替矣危莫甚焉楊莫大焉

尹文子卷下

正一天師清微弟子 洪百堅 製作
道教學術資訊網站

子華子序

顧五

護左都水使者光祿大夫臣向言所校讎中子華子書凡二十有四篇以相校復重十有四篇定著十篇皆以殺青書可繕寫子華子程氏名本字子華晉人也晉自頃公失政政在六卿趙簡子始得志招徠賢雋之士為其家臣子華子生於是時博學能通墳典丘索及故府傳記之書性閎爽善持論不肯苟容於諸侯聚徒著書自號程子名稱籍甚聞於諸侯孔子遇諸郊歎曰天下之賢士也簡子欲仕諸朝而不能致乃遣使者奉繡幣聘以為爵執圭是時簡子殺竇犢及舜華孔子為作臨河之操子華子亦逡巡不肯起簡子大怒將脅之以兵子華子去而之齊齊景公不能用也子華子館於晏氏更題其書曰子華子簡子卒襄子立子華子反於晉時已老矣遂不復仕以卒今其書編離簡斷以是門人弟子共相綴隨紀其所聞而無次叙非子故所著之書也大抵子華子以道德為指歸而經紀以仁義存誠養操不苟於售唯孔子然